

Vera Koo: On Being a Woman in the Shooting Sports

By Vera Koo, Women's Outdoor News, Published October 16, 2014, Simplified Chinese

每当我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附近的绿谷步枪与手枪俱乐部 (Green Valley Rifle & Pistol Club) 练习射击时，时不时还是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——不认识我的人会问我：是否擅长射击？

他们不知道我是有二十五年射击经验的老手。对他们来说，我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中国人；我个子不高，又近七十之龄。对他们来说，我似乎是一个最不可能的手枪射击冠军选手。

我是在大约三岁时跟家人一起从中国大陆迁移到香港。我的了解是：在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佔据中国大陆前夕，我们全家搭上了最后一批离开中国大陆的船隻；父亲为了让子女有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，又在我十一岁时，全家从香港搬到美国。

我母亲从未离弃她传统的中国文化价值。她教导我如何为人妻、人母、服侍公婆与照料亲人，教导我要留在家中替先生煮饭、打扫、照顾儿女。至于嗜好，母亲建议我打毛衣；一位阿姨建议我学刺绣，另一位朋友则说我不妨考虑插花。



然而我喜欢那种能把我带出家门一阵子的嗜好。运动提供了这样的机会。要有这样的机会，首先，我必须把家里的生活料理得井然有序、母亲与中国文化叮嘱我要顾好的家庭责任我要做得有条不紊，之后，我才可以花时间在运动上。



我从事竞赛性射击运动之前，外子家一曾经教我如何从事操纵风帆、骑马、高山滑降滑雪、负重健行、露营等等活动，为我的射击运动启蒙与预作准备。多年来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磨练我这些活动的技术，它们叫我明白增强体力与耐力的价值，如今我也能把从中所得到的，运用到射击上。多年来家一对我的射击志业的支持始终如一，从未打过折扣。

我母亲与我同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特质；这项特质是在我女儿明指出来之后，我才注意到。女儿有次对我说，母亲与我外表看起来可能都有几分弱不禁风，但是我们的内里非常强悍；生活中遇到很大的逆境时，我们外柔内刚中的「钢」才会显明。

在射击上，这一直是重要无比的特质。我已领悟竞争性射击就像实际的人生——它会带来许多艰辛与磨难，但这项运动唯一可能会伤害的只是你的骄傲；持续练习，你就会成爲日益精进的好手，面对艰辛也能应付裕如。

我第一次报名参加射击比赛，承办人提醒我，这种比赛是割喉比赛，竞争非常激烈。但激烈的竞争正是我需要的。我现在知道，如果你要在一件事上有优异的表现，你就必须去比赛。比赛强迫你去练习与准备；它强迫你成爲更有经验的射击选手；它也强迫你必须保持情绪的稳定。



在我比赛早期，我曾听见射击俱乐部中有人讥笑我、说我到那里去只是去找男人；我听过太多这类的飞短流长，但是别人说什么都我动于衷；我全心都放在要做一个出色的选手上。一旦我的技巧有进步，唱衰我的人就不攻自破。

我第一次的重大胜利是一九九六年科罗拉多州蒙特洛斯的比赛，我赢得了《美国手枪手杂志》（American Handgunner）所举办的「世界射击冠军盃大赛」（World Man-on-Man Shoot-Off Championship）女子组第一名的荣誉。事过之后，一般的看法是我那天走运，但是我没有为此生气。我心中想：如果我的枪法好，久而久之别人自然会知道。我在一九九九年赢得我首次的「比安奇盃」比赛女子组的冠军；两年后，我又赢得另一次「比安奇盃」女子冠军的头衔；在获得二〇〇一年冠军前天前的预赛中，我甚至拿了满分。

我注意到，就在那一年，我终于赢得同侪的尊敬。

当人表示他们也希望在这项运动中出人头地、来徵求我的意见时，我总是告诉他们：若是练习，一切都有可能；它是要花代价的。你必须投入时间，建立起基本条件。练出准度是个关键，而且必须练习在射击时就正中红心，以建立起这个准确度。

意志力也是同样重要，如果你是一位极有可能在以男性为主的运动中面对批评的女枪手，保有坚定不移的心态可能更为重要。不过，你也不需要采取「是我一个人对抗全世界」的心态，因为如果每有一人想拿石头砸你，也就有一人愿意帮你。



在我的射击生涯中，我曾受到巴哈特 (Jerry Barnhart)、李丹 (Rob Leatham)、贾瑞特 (Todd Jarrett)、永田一、傅勒、麦克伦 (Matt McLearn) 与迪奥尼西欧 (Jethro Dionisio) 等人的指点与忠告。

若非在我早期的射击生涯中受到欧阳业师 (Jim O' Young) 的不吝指导，我无法成为今天的我。我视他是可信之人，也是可以助我技巧更上层楼的射击高手，与他共事把我推向更高的山峰，因为我希望与他看齐。

他也协助我保持射击的动机，如果我对他诉苦说：「这个好难。」他会回答：「你要打退堂鼓，还是要继续下去？」

当然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，而在多年的磨练与持续下，我总算精通了竞赛性射击的技巧。



因此，在靶场上碰到有人问我我的射击技术好不好、或是有人对我扬起眉毛做出「看不出」的不信任

表情时，我都不会介意；我知道他们为何问我那个问题，而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总是：「还可以」；我学会让我的表现、我的成绩来为我发言。

对不认识我的人来说，我可能不太像个手枪射击比赛的冠军；但可能也不是完全不可能，毕竟，我是我母亲的女儿，我们知道如何坚毅度过各种具有挑战性的环境，这项特质是所有冠军选手都必需具备的。